

方修編 小說二集

馬華新文學大系（四）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方修編
馬華新文學大系
(四)
小說二集

* * * * *
星洲世界書局有限公司印行
星洲大坡大馬路二〇五號
吉隆坡·檳城世界書局總經售

* * * * *
1971年1月第1版
1972年5月香港第2次印刷

印數：初版1000 F.H. 字數：500,000字
二版1000

印張：33"×49"=10-1/8
開本：6"×8" 1/32 書號：S.U. 7003

* * * * *
全套十冊定價港幣伍百元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導言

方修

(一)

新興文學運動的受挫結束了馬華新文學史的擴展期（一九二五——一九三一），繼之而來的是
一個綿延五年之久的低潮時期（一九三二——一九三六）。由於文運的衰退，一般思想認識薄弱的
作者的迷失方向，以及理論批評工作的一度鬆懈，文壇上乃出現了種種不健康的風氣。特別是最初
的三幾年間，情形尤為惡劣。這種種惡劣的文風，表現在小說作品方面，首先是鴛鴦蝴蝶派的言情
小說的普遍抬頭。這類作品在李鐵民編的「獅聲」（一九三三——三四）等刊物上取得廣大地位，
以長篇連載的形式泛濫起來。其中最為代表性的一篇是死狼的「狂歡時節」，寫情大家，黃老大，
天慙生，劉阿佬等一批「風流才子」，流連秦樓楚館，押妓為樂。只要看看它的一些章目，如「走
馬少年行」，「在芙蓉房中」，「淚彈滴滴釵頭鳳」，「魂銷金縷曲尤多」，「酒香肉迷色授魂
與」等等，你就可以想見它的一般內容了。

死狼早期一度活躍於「新國民雜誌」。一個曾經企圖用他的熟練的文筆來反映殖民主義侵略下
的婆羅洲的現實的作者，現在竟然退化到純以描寫色情生活為能事，這種迷失方向的現象在當時是

十分普遍的。

與「狂歡時節」相得益彰的是羅永年的「如此上海」，每日一段，以筆記小說的形式在「獅聲」連載，描寫上海的種種色情玩意或所謂社會黑幕，諸如上海妓女怎樣伴稱女相士上旅館拉客，一般女子服裝的設計怎樣由平胸、束胸，變遷到雙峯高聳，以至於白相人怎樣執行他們的「三光政策」（吃光，賤光，嫖光）等等。

這一類不健康的作品也有以「新文藝」的姿態出現的。例如鄭文通的「愛與恨」，寫一個青年深夜到妓院去，以二塊半錢送給一個他不愛的女子，換來一霎時的「浪漫主義」的刺激。當他要走的時候，女的問他：「你能夠時時到這裏來嗎？」爲什麼？因爲「他們很粗魯，怪難過的」。於是他浮着淺笑踏上歸途，不斷地自嘆自讚道：「勝利了！……至少得到個人的勝利，盡情地……總之，事實上得算不冤枉做一個青年」。諸如此類的灰裏透黃的「新」小說，在這時候是比比皆是的；特別是鄭文通自己編的民國日報的「文藝」版（一九三三——三四）。

文壇上既然充斥着大量的不健康的文字，則較嚴肅的作品自然大大減少。所以這時期的馬華小說創作，完全處在一種歉收的狀態。在這歉收的季節，只有少數正派的作者在勉強支撐局面。這些作者，按照出現的先後與作風的不同，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小批。第一批是出現較早，但具有客觀現實主義的傾向者，包括丘士珍，蔡增建，枕戈，饒楚瑜等。這些人有的早在上一個時期就已開始其文學生活，祇是一九三二年以後才比較成熟。他們的寫作活動貫串着整個的馬華新文學低潮期，但主要的貢獻還是在上半年：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因爲一九三五年以後，又有另一批新人起來了。

丘士珍在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是「峇峇與娘惹」。這是一個兩三萬字的短篇，一九三二年在民

國日報的「公共園地」連載十餘期，寫一個買賣樹膠的老商人受到不景氣的打擊而破產沒落的過程。當老商人的營業還很順遂的時候，洋樓汽車，一妻二妾，生活極盡奢華，但家庭內部卻已十分糜爛。兒子峇峇與女兒娘惹在鬧姊弟戀愛，三姨太與車夫蘇芒發生曖昧關係。外甥女阿美由中國南來，寄居舅家，雖然進入華文中學讀書，與峇惹姊弟之受英文教育有所扞格，但不久也就被這個洋式家庭所同化，由一個鄉下姑娘變為摩登女性，看戲、兜風、玩音樂、開派對，風頭健旺。接着就與峇峇結婚，當起少奶奶來。

峇峇婚後，姊弟戀愛陷溺更深，終為阿美發覺，引致夫妻反目。老商人為了解決這糾紛，特遣峇峇赴英留學，準備在此期間為娘惹完姻，使峇峇學成歸來之後夫妻得以和好。不料膠價慘跌，生意破產，老商人乃改變計劃，將娘惹送給同業張加添做填房，希望利用裙帶關係，取得資助，恢復家業。其實張加添也同樣受到世界經濟蕭條的打擊，家道中落。娘惹嫁後，三餐不繼，迫得夜間出外為娼，以維生計；其母更因此活活氣死。

家庭遭此變故之後，老商人意志消沉，經常流連鴉片烟館。峇峇也輟學返家，與阿美分房而居，日唯變賣家中器物為業，晚間則尋花問柳，過其放蕩生活。一夜，在妓院與娘惹重逢，遂相偕歸來，買兇弑父，並資助三姨太與車夫蘇芒離家私奔，造成懸案。姐弟兩人從此成了一家之主，公然同居。最後，阿美偵悉事件真相，出面告發，將峇峇與娘惹繩之以法，自己也離開那荒淫破落之家，走上新生之路。

蔡增建和枕戈的小說也大多見於「公共園地」。前者的力作是「雪影」，後者是「他的美夢醒

了」。

雪影是一個割膠少女，受團主李阮以金錢收買，置爲外室，居於膠園內亞荅屋中，生活孤寂無聊。蓋李阮此類娘太太爲數衆多，概被視爲玩物，三幾星期前來渡宿一宵。但這種情形也沒有延續多久，接着，經濟不景，膠價銳跌，李阮不但破產，而且負債纍纍。許多姨太太領不到生活費，先後鷄飛狗走，只剩下雪影一人，李阮也常到此處避債。因心緒悲劣，對雪影的非人凌辱尤甚於前。雪影不堪壓迫虐待，加以物質生活供應的短缺，乃起而反抗，以手槍威脅李阮，要求發給一萬元遣散費。李阮無以應，終被擊斃。雪影從此逃離膠園，與鄉村教師瀛人同居。

「他的美夢醒了」寫中學生岩影，愛上其姐女同學韃枝，廢寢忘餐，戮力追求，以致影响功課，放棄學運工作，甚至做出違背原來立場或不大道德的事來。譬如韃枝要借閱言情小說「紅玫瑰」，岩影自己沒有這書，找遍了圖書館也還借不到，於是一改向來反對圖書館購買低紙趣味書刊的立場，竟然責罵圖書館的藏書太過嚴肅。又如韃枝提議到公園去拍像，岩影無錢可花，乃利用男同學喜歡交女朋友的弱點，邀了一個同學做陪客，由同學負責逛公園的費用。然而岩影的苦戀並無任何收穫，韃枝對他的態度始終是不即不離。緣因韃枝固然有點喜歡岩影，但自幼已由家庭許婚予一男子，終身大事無法自主，惟有保持痛苦的沉默而已。最後且被家庭禁錮起來，強迫出嫁。岩影的學校這時也發生了一場風暴，同學們多因此走散。於是他醒悟了。他感覺到社會的惡勢力仍甚強固，很多工作仍等待青年們去做，個人幸福的追求終歸是一種幻想。他決定犧牲自己，爲改革社會而奮鬥。幾個月來的憂郁焦慮，患得患失，於今一掃而空，人也變得輕快樂觀了。

饒楚瑜的作品產量不多，但「囚籠」一篇卻是大家所熟知的。這個短篇原先在上海「春光」雜

誌發表，再經星洲日報的「文藝週刊」轉載，內容描寫一批膠工，在一個外國人的大園坵裏像囚徒一樣的生活。他們忍飢受寒，天未亮就開始勞動，然而他們的勞力卻受到園主及「貓頭」的重重剝削，膠汁過秤時每天都被減算三五磅。「貓頭」包伙食，開賭場，既吸吮了他們的血汗，又麻痺了他們的意志。園坵裏頭沒有正當的娛樂，膠工以聚賭，吵架，找私娼來消磨剩餘的時間及精力。他們的職業沒有保障，一切決定於美國華爾街的行情的漲落：膠價漲了一點，園主便大聘新工；明天行情報落了，卻又大批裁員。工資也由園方視勞工供應情況而取捨，因為各地會館神廟都擠滿了失業漢，所以工錢也就由每磅六占減至一占。偶有表示不滿，即召警察前來鎮壓驅逐。於是也有不少工人以能夠留在園裏當囚人而私自慶幸，大大地感激激洋大人沒有驅逐他們。

這些作品，具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色澤暗淡，氣氛低沉，冷靜與客觀地描寫當時馬來亞不景氣底下的一般現象，諸如資本家的破產沒落，青年男女的愛情美夢的幻滅，膠工生活的悲慘與失業浪潮的洶湧等等。正如當時若干論者所指出的：「這是鏡子，不是斧頭」。因為它們未能反映較本質的現實或新興的事物。蔡增建筆下的雪影雖然很有點反抗現實的精神，卻還遠非新興人物形象。她的擺脫李阮的壓迫主要還是爲了生活費用供應的短絀，並非有感於姨太太地位的可恥。她的追求鄉村教師瀛人，則祇是基於某種本能，並非由於思想感情的接近。所以這篇小說仍然是客觀的現實主義的作品，主要是反映本地一般園主遭受世界經濟恐慌的怒潮所淹沒，連一個姨太太也無法留住的情形。

在創作傾向上與上述幾個作者的情形相仿的，還有一位林參天。暴露教育界的陰暗面的長篇小說「濃烟」就是他在這時期的力作。

支撐着馬華新文學低潮時期文學創作局面的第二批作者，是一些比較後起，具有新現實主義傾向的新人，包括一村，瞻晞，俠夫，流浪，李潤湖，陳子遠，辜斧夫等。這些新人大多是這一時期的後半期隨着「新野」、「星火」的創刊而崛起文壇的，可以說是一九三五——三六這兩年間的代作者。雖然其中有好幾位在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就已陸續出現，（如李潤湖，陳子遠，瞻晞，許俠夫等，一九三四年底已在李鐵民編的「獅聲」發表了不少作品——這也是「獅聲」編得較好的一個期間——後來因為不滿接編者李紫鳳的作風，乃改向「晨星」等刊物投稿，）但還不大受注目。到了一九三五年間，有的組織了新野社，有的結集到提倡新寫實主義的「星火」的旗下，才開始形成一股新的力量，漸漸衝破文壇的沉寂的氛圍。

這些新人當時還正在成長中。特別是對於小說創作，可說仍在嘗試階段（其中有些作者後來放棄了創作，專於理論批評）；雖然都具有新寫實主義的傾向，內容並非十分成熟。不過一般上卻也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作品中常常出現一些叛逆的性格或新型的人物。這是當時創作界的一種新的現象，與前一階段的一些客觀的現實主義的作品，恰好成爲一個對照。

茲舉一村的「橡林深處」，瞻晞的「通艙裏」，許俠夫的「深谷裏的嘆息」，流浪的「南京人」等篇，以爲這一批新人的代表作品。

「橡林深處」敘述二百餘個中國農民，被包工頭騙到南洋一處膠園工作，除了扣除佣金外，每人每天僅得二三毛錢的收入。工頭又在園內開雜貨店，包伙食，強迫工人必須向他購物及寄食。此

外還設賭館，放賭債，企圖困住工人，使他們永遠在園內做豬仔，無法脫身。然而，一宗意外事件卻把工友們喚醒了。膠工中有個叫做亞材的，因念故鄉母老妻病，工頭又拒絕借錢接濟（只有賭博可以借錢），憂傷絕望，竟圖自縊。於是激起了同伴們的義憤，一面獻捐幫助亞材寄家批，一面團結起來向工頭展開鬭爭，要求改善待遇，包括加薪，取消抽扣佣金，廢除必須向工頭購物寄食的規定等等，大家也訂立了公約，不再進賭館去了。

「通館裏」中心人物是一個中國的老農夫。他在故鄉受盡了地主的欺凌壓迫，媳婦被強佔，兒子被殺害，自己則被誣為土匪，出令通緝，但仍然堅強不屈，遠走南洋，發誓即使在南洋死了做鬼，也要回鄉去算賬的。

「深谷裏的嘆息」寫青年衣禾，家貧好學，好容易才取得一個機會，到南中國某小島上的一間中學唸書。學校是美國基督教侵信會創辦的，規模宏大，附有幼稚園，小學，以至醫院，神學院等等。教師們一面授課，一面利用種種機會吸收學生入教。衣禾在校成績良佳，又富有文學天才，更是校方爭取的對象。但他相信科學，不信神學，雖然遵照校規做禮拜，卻常常和牧師們發生激烈爭論，被認為是個離經叛道的學生。一次，衣禾生病，校方趁他病愈在院養息的時候，特派汪牧師來探視，說他的健康是神救護的，所以應當入教。並建議出資讓他赴美國留學，畢業後好為教會服務。衣禾毅然拒絕，說神如果是萬靈，就應該使人類無病；說學校應該有更好的理由說服他，不宜採用收買的手段，這會造成學生的投機思想。駁得汪牧師啞口無言，老羞成怒。衣禾就這樣地在種種壓力之下，始終堅持他的信仰。他寧願失學以至失戀，也不改變他的崇尚科學的立場。

「南京人氏」的故事背景是泰南的一間華文小學。新來的英文教員陳先生，普通話發音不正

確，南京說成南 King，校長和教務疑心他是日本人。因為當時暹羅正盛傳着日本爲了準備南進，已派出大批間諜到南洋各地活動。後來校長等人又發現陳先生不但有英文書籍，德意法諸國以及暹羅印度的書刊也買了不少。就偏偏沒有日文書。可是根據介紹人說，陳先生以前在上海是以翻譯日文爲生的，這就益發可疑了。一日，從紐約來了一封給陳先生的信，校長偷偷拆開來看，結果，真相終於大白，校長等人的推斷完全錯了，大家都感到非常慚愧。原來陳先生是朝鮮人，信是他的愛人寄來的，報告她已進入夜課大學，並且參加了一個文藝團體，日間則在相館做工維持生活。這封信寫得十分嚴肅，全無兒女態。

在這些作品裏面，有敢於爲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團結鬪爭，與饒楚瑜筆下的「囚籠」內的一羣截然不同的樹膠工人；有被侮辱，被損害，家破人亡，遠走炎荒，卻還立誓做鬼也要回去復仇的中國農民；有寧願失學失戀，卻始終堅持自己的祇相信科學、不相信神學的苦學生；又有亡命海外，忍辱負重，刻苦學習，不爲兒女私情所牽困的朝鮮愛國青年。這些叛逆性格或新型人物的出現，顯示了馬華新文學低潮時期的後半期，已經有了一批傾向於新寫實主義的作者，在成長中，如果接下來的不是抗戰文藝運動的興起，則另一陣新興文學創作的熱潮是會到臨的。

(三)

隨着一九三七年抗戰文藝運動的勃興，馬華小說創作又呈現了新興文學時期的盛況，人才濟濟，佳作紛披。但作品的思想內容卻是大大的不同了。抗戰救亡成了普遍的主題，階級矛盾的描寫退居於次要的位置。雖然也有不少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種種階級對立的現象，用意卻是在揭示生活，

促使改革，以利抗戰大業。這種直接或間接反映抗戰救亡現實，與當時的救亡運動緊密配合的小說創作，這裏姑且稱爲抗戰小說。這是馬華新文學繁盛期（一九三七——四二）的小說創作的主流，正如新興小說是馬華新文學擴展期（一九二五——三一）的小說創作的主流一樣。

抗戰小說的發展，與這時期的救亡運動的升沉起伏相適應，也有它前後期的不同情況。大約一九三七年初至一九三九年歐戰發生前後，是抗戰小說前期，也就是它的上升期。這三幾年間的抗戰小說，一般上都顯得昂揚踴躍，意氣風發。寫的大多是光明的畫面，壯烈的場景，正面的人物形象等等。這一個階段的作品，因取材傾向的不同，又可分爲兩大類。

第一類是偏重中國題材的描寫。這在抗戰的最初期尤爲盛行。原因之一，是當時的小說作者有大多是剛由中國南來，對於當地生活尚未熟悉，對於中國的變亂卻有着豐富而深刻的經歷，這些經歷就常常成爲他們的靈感的源泉。

其次是抗戰初期，時局演變激劇，波瀾壯闊；從淞滬的三月苦戰，沿海各省的大撤退，以至淪陷區人民不屈不撓的堅守民族氣節的鬪爭，其間無數可歌可泣的事跡相繼傳來，在在成了最生動感人，最有典型意義的題材，因而得到許多作者的及時予以反映。

這一類作品可以流冰的「在血泊中微笑」，丁倩的「委屈」，金丁的「誰說我們年紀小」爲代表。

「在血泊中微笑」寫王老爹的紙烟店在上海戰爭期間被日本飛機炸燬了；他帶了兒子、媳婦，孫兒逃難時，一顆炸彈落下來，孫兒也失去父母了。王老爹以爲自己老了，未能參加游擊隊，得待他孫兒長大了來報仇。不料淞戰結束後，他從避難的租界回去看那和他相依了二三十年，與有深厚

感情的紙張店內寶庫的時候，卻給他找到一個獻身的機會。原來在那被燬了的紙張店附近，剛好停着一輛滿載軍火的日本軍車，車底滴着汽油，滿地油漬。他把他的七十五歲的生命和這一車將殺害千萬人的軍火荷鼠了一下，馬上就作了決定。他擦了一根火柴，拋到車下。軍車立刻着火，他的背後也着了敵人的一刀。他在火光與血泊中微笑，接着就在軍火的大爆炸聲中與敵人同歸於盡。

「委屈」是通過一對異國情鴛——杜先生和敏子的家庭悲劇，反映了侵略者的兇殘暴虐以及上海淪陷前後一般知識分子的抗日活動。杜先生實際上是一個愛國的文化人，但因留口時期娶了日籍太太敏子，以致在上海各大學教書常常受到學生的猜疑，敏子則始終遭鄰居仇視，兒子甚至被鄰人罵為東洋人。「八一三」戰事爆發之初，敏子應允杜先生的一位堂叔的要求，冒險通過日本哨兵站，想把留在日佔區的婆婆接出來。滿以為憑其日籍身份，可以得到若干方便。不料竟被日本憲兵當作中國間諜逮捕，嚴刑拷問，且施強暴。敏子倔強反抗，受了鎗傷，送醫院救治，再轉回本部鞫審。終於證明確是日籍。但仍遭囚禁，至滬戰結束始允釋放。

敏子一去不返，婆婆卻混在難民羣中逃了出來。於是杜先生的救亡同志及親戚朋友猜測紛紜，有說敏子可能在友人家裏避難，滬戰結束後一定回來；有說敏子畢竟是日本人，可能到日本軍部去當看護了。……這些推斷都未能使杜先生覺得滿意，但他表示，萬一敏子真的去當看護，則將來回來也不受歡迎了。

滬戰結束後，敏子回來了。當時杜先生正與一批救亡同志在討論上海淪陷後的救亡工作方針，且因是否應該阻止華工進入日本工廠做工的問題而發生爭辯。敏子的突然出現，使大家感到驚愕。有人問她三個月來是不是在當看護，敏子有口難言，含糊應對。於是衆人都蔑視她，杜先生的態度尤

爲冷淡。一位同志甚至出言諷刺，暗示杜先生所以主張暫不阻止華工進日本工廠是因爲敏子的關係，因此場面益加尷尬。敏子以爲自己九死一生，虎口歸來，一定會受到熱烈的關懷慰問，見此情景，十分痛心。且發覺自己的存在，不但只有受委屈，不但不會使到家庭融洽，而且增加了杜先生與同志及朋友間的隔膜，妨礙救亡工作，乃悄然上樓自殺。

「誰說我們年紀小」更是抗戰初期的一個真實的故事：上海兒童劇團從滬上撤退到武漢，在戰火中迅速成長的過程。這個劇團的成員本來祇是一間普通小學的學生，上海戰爭爆發那天，他們正在上課，因爲市面紊亂，回不了家，乃由青年教師吳先生（十九歲）率領，退入英租界，住在難民收容所。孩子們在這個大時代中慢慢地學會了團結與救亡。起初他們雖然發願要打日本，但不知道要怎樣的打；有一位小朋友竟說他的爸爸有一把大刀，他拿不起，怎麼能打？後來他們發現在難民收容所中就有了他們活動的大地，而且以前在學校裏所學的東西也都有了用處。他們每日給收容所裏的難童講故事，表演雙簧，唱抗戰歌曲。接着就當起小先生來，認真的教育大批難童。他們成立了兒童劇團，開辦了種種訓練班。他們自己的知識也漸漸提高，知道了什麼是全面抗戰，什麼是統一戰線，什麼是九國公約。

他們也漸漸學會了分配工作與盡量利用各人的特長。譬如，起初他們各人都要在晚會上報告一天的工作——教的學生有多少人來上課？多少人缺席？授課的進度怎樣？派去演戲的有多少……等等。後來，工作擴展了，事情多了，數目字複雜了，有人報告不來，就假裝肚痛，不出席晚會。於是他們想出了辦法，把統計工作交給數學好，記憶力強的成員去專門負責。就這樣，分工愈來愈細密了。不久，上海完全淪陷，日敵漢奸的活動加強了，孩子們的工作漸形困難，遂設法撤退到大

後方去。他們歷盡辛酸艱險，離開上海，走向漢口。每人的財產只有四塊錢，但孩子們仍堅守崗位，每經一地，照例展開救亡宣傳工作，一方面也藉此籌措經費。結果，走了五十一天，四千里路，演出七十三場戲，舉行了三十五個演講會，沒飯吃者凡十五次。到了漢口時，這一批在艱苦中戰鬪的孩子，已經充份成長，成了救亡陣營中的一支小鐵流了。

與這些描寫中國題材的作品同時出現的另一類抗戰小說，是直接取材於當地救亡動態的作品。這一方面的作者可以乳嬰和陳南爲代表。

乳嬰雖然寫了不少中國題材的小說，如「逃難途中」，「小根是怎樣死的」等，但他主要的貢獻還是在於一系列反映抗戰初期馬華救亡運動的健旺狀態的創作，包括「新衣服」與「八九百個」。

「新衣服」寫礦工女兒嬌娣，一向穿着破舊衣服上學，見同學不時換了新裝，感到非常自卑。這次，姐姐出嫁，哥哥爲她做了套新衣服，嬌娣十分喜悅，很想穿到學校裏去向同學們炫耀一番，但屢爲母親所阻。雖然學校裏的先生教她們要抵制仇貨，說敵人有一種華麗的人造絲以吸引顧客，但嬌娣不相信敵人會製造出那樣好看的布料來。這天，她趁母親外出，偷偷地穿了新衣服到校上課；原想得到同學們以及愛好打扮的女先生的讚賞，不料大家都說那是仇貨，鄙夷她，辱罵她，嬌娣覺得無限委屈，但信心卻也漸漸動搖；因爲先生一向是愛護她的，同學們與她也沒有嫌隙，爲什麼要枉誣她呢？終於，她自己也相信那是仇貨了。她非常痛苦，回到家裏伏在她哥哥的懷中放聲大哭起來。直到哥哥答應爲她另做一半，她才破涕爲笑，歡歡喜喜地和同學們去參加賣花籌賑了。

如果說，這個短篇是即小見大，側面地反映當地華族社會愛國情緒的高亢，那麼，「八九百個」便是正面着墨，紀錄了當時的救亡熱潮中的一個突出的畫面：華人礦工主動展開的不合作運動。

故事的背景是日人經營的聯邦某大礦山。在那裏，八九百個華工像牛馬一樣的生活：白天緊張地勞動，晚間回到搭建在工廠旁邊的小板屋睡覺，醒來了又進廠裏去挖鐵沙，不許看報紙，談時事，根本不知世間何年。七七抗戰爆發後，礦場加薪五巴仙，促工人增產，說是日本貨在世界暢銷，需要多些鐵產去擴建工廠，工人也接受了這理由。然而，抗戰的影響太大了，外間的消息斷斷續續傳了進來，工人知道了中日戰事已經全面展開，知道了南洋各地都進行着轟轟烈烈的救亡活動，知道了英國輪船希爾達號的數十名華籍船員因拒絕運載硝鹽赴日本而辭職，也知道了日人鐵礦的趕工增產原來是爲了供應製造軍火的原料。還有龍運日本礦場的大批工人，因爲不願協助侵略者產鐵而停止工作的消息也傳到了。於是，八九百個工人也發動了停工運動。他們召開大會，決議全體辭職，要求廠方結算薪水，俾即日離開礦山。廠方許以加薪二十巴仙，開除兇惡的工頭等優越條件，都被峻拒。工人恢復了民族自豪感，第一次在日敵面前表現了他們是堂堂的華夏子孫，他們寧願自己餓死，再也不願做個間接殺害同胞的劊子手。他們離開礦場的時候，也實行了「焦土政策」，把家裏能帶動的東西都帶走了，不能帶走的就連同房子放火燒光，不讓日人用來容納新工，恢復生產。他們的愛國熱情感動了巫印籍的工友以及附近的居民，因此，所有的馬來朋友，印度朋友，商人，小販等等，也都採取了一致行動，跟他們一同撤走了。

陳南的作品多採用章回小說形式，但在取材傾向上卻與乳嬰相仿。他也有若干創作把背景放在

中國戰區，寫些軍民合作殺敵效果的故事，如「老將報國記」等；但作者所努力的還是當地救亡鬥爭的發掘。「金葉瓊思君」就是他在這方面的名作。

金葉瓊是在聯邦一個小埠擺賣涼茶的少女，因為出席當地會館召開的七七週年紀念會，聽了愛國青年李七郎的演講，私心愛慕，漸生情愫。李七郎為當地一間洋貨公司的財庫，參加籌賑會宣傳部，工作積極。公司的經理企圖收買他協助買賣日貨，但被拒絕，後來東窗事發，經理懷疑是李七郎洩漏機密，遂借助黑社會勢力加以開除。李七郎也認為該小埠非棲身之所，乃與金葉瓊作別，搭車出星，候輪返華北投軍。李七郎離埠後不足一星期，葉瓊的母親金媽即邀媒人說親，決將女兒嫁給一個樹膠園主，葉瓊堅持終身大事自己做主，也出走星洲，會同七郎一起北返。

這篇小說是當時南洋通俗文學運動的重要產品之一，寫法仿徵章回體，情節分爲三個回目，即（一）：紀念會李七郎宣傳救國，賣涼茶金葉瓊一見傾心，（二）：改頭換面偽裝充國貨，苦口藥石談話起禍根；（三）：奸商心黑李財庫被迫出走，兒女情長金葉瓊車站贈金。內容寫金葉瓊的純潔，李七郎的剛直，還過得去；金媽的性格卻就有了矛盾。初時寫她只此一女，視同掌珠，自己死了丈夫不欲改嫁，寧願到錫廠做工讓金葉瓊多讀點書，對地方上有錢人家的提親都不答應；後來李七郎一走，卻就寫她十分勢利，要迫女兒出嫁。這變化似嫌太過突然。此外在主題思想上也不無缺點，如李七郎幹救亡工作稍受挫折就決定離馬回國，當時就有人指出這處理法是不適當的。大抵當時的一般通俗文學作品都有這麼一個通病：作者們因為太過注重作品的形式，許多內容問題反而被忽略了。

當時與乳嬰陳南傾向相同，比較致力於反映當地的救亡動態或戰時生活的作者，有蕭克，嘯

平、李蘿郎、上官秀……等多人。這些作者，有專門從事小說創作的，有屬於多方面寫作才能的，但技巧上都很成熟。茲舉李蘿郎的「轉變」一篇爲代表。

作者敘述張財伯來南洋謀生二十多年，做過砍芭，拉手車，割樹膠，碼頭苦力等工作，到了年邁力衰，積存了一點錢，準備開一間咖啡店。這天，他下坡去市政廳討禮申，遇到賣花隊，經驗告訴他這是要他捐錢幫助抗戰的，他跳過一條大水溝，避開了。他想：唐山打仗，關他什麼事？他已經沒有家在唐山，即使打到那兒，也打不着他一根腳毛，要他花錢，豈有此理？然而，他的領禮申卻進行得並不順利：衙門人多，擁擠不堪，大批人在排長龍，從早到晚排了十多天還沒有輪到，張財伯一個上午也碰了好幾次壁。後來，他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佔了一個好位置，看看就要輪到了，可是一個日本商人卻後來居上，他把張財伯推了開去，喝着「我要先拿」，果然大獲優待，立刻受理，接下來又叱喝着走出人堆。張財伯雖然擠近了窗口，卻始終無人理睬。等到他稍爲提出抗議時，人家才告訴他：剛才來的是日本人，支那將來打勝了日本，也同樣可以優先拿到禮申。這話好像一團棉花塞住了他的喉嚨，他憤懣地走出衙門。想到咖啡店沒有禮申，開不成，只好準備回唐山了；就是餓死凍死也是死在自己的家鄉好。他勾起對於可愛的家鄉的種種憶念了。但是，他終於發覺到回鄉也不是辦法了，聽說很多鄉親被敵人殺死了，房屋被燒燬了，自己回去了還不是要遭遇同一命運？想呀想地，剛才那個日本商人的野蠻狂妄的臉孔又浮現在他眼前，他不禁緊握着拳頭向空中劈去……回家途中，他又遇到一隊賣花的孩子。這次他沒有逃避，卻掏出一張紙幣塞進小錢箱去。

這裏，沒有宏亮的口號，沒有驚天動地的戰鬪，卻在平凡中見出功力。作者深刻地概括了當時